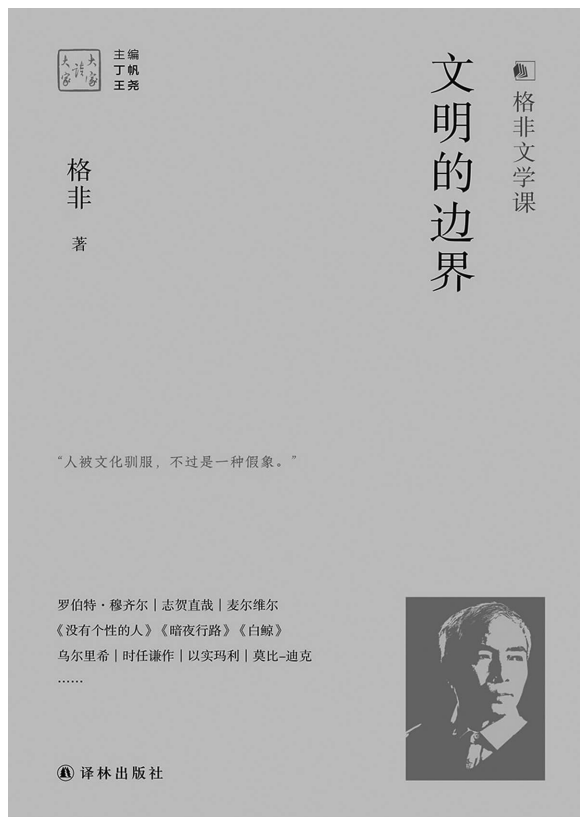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生平的作家



文明的边界

格非文学课

格非 著

“人被文化驯服，不过是一种假象。”

罗伯特·穆齐尔 | 志贺直哉 | 麦尔维尔
《没有个性的人》《暗夜行路》《白鲸》
乌尔里希 | 时任谦作 | 以实玛利 | 莫比-迪克
.....



《文明的边界》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罗伯特·穆齐尔1880年出生于奥地利，1942年在瑞士去世。他被称为“没有生平的作家”。也就是说，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除了不多的几部作品之外，他很少有其他的言论、演讲、文章问世。我们研究穆齐尔所能参考的基本材料，除了他早期的几部作品以及大部头的《没有个性的人》(未完成)之外，剩下的也许就是他的日记了。这些日记自从被整理出版以来，一直是国际上研究穆齐尔的一个重要文献。研读它们，可以了解穆齐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日常生活、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的一些基本见解。穆齐尔的日记有一部分已被译成了英文，但中文译本(除了一些零散的节译之外)在国内还没有出版。

穆齐尔本人是奥地利人，出生在奥地利卡林西亚州一个叫克拉根福的地方。与弗兰茨·卡夫卡一样，穆齐尔也是一位生活在奥匈帝国版图内用德语写作的伟大作家。

穆齐尔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是奥匈帝国时期政府的工程师，因为在工作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后被封为贵族。现在研究界一般把穆齐尔称为一个中产阶级作家。在我看来，穆齐尔在社会地位方面，与《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人公乌尔里希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家境优裕，收入稳定，生活无忧，受过良好的教育。穆齐尔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的理性和科学头脑。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人，生性敏感、紧张而多疑。穆齐尔很多艺术天赋和感知力，包括他敏感的气质都是源于母亲。问题是，母亲也给他带来了一份“负资产”。在穆齐尔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开始和一个名叫亨利希·赖特尔的年轻人私通。在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开化的奥地利，与人私通也许算不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这个年轻人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搬入穆齐尔家中，与这对夫妇公然组建了一个“三角关系”家庭，并在畸形关系中相安无事地生活，即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穆齐尔在这样一种畸形的家庭关系中长大成人，其伦理和道德观念，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会因此事产生怎样的变化，是不难想象的。我们知道，穆齐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有史以来的历史文化进行分析和诊断，且又是以对女性心理的幽暗部分永无止境地探索和解剖为前提的。应当说，在这方面，他甚至比弗洛伊德走得更远。

穆齐尔十一岁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送到了维也纳近郊的一个军事技术学校。十四岁时，他进入摩拉维亚的布尔诺高等军事学校。到了1897年，也就是他十七岁的时候，穆齐尔考入了布尔诺的理工学院，主修工程学。说起布尔诺这个地方，我们也许会马上想到另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作家——没错，我说的是米兰·昆德拉。昆德拉出生于布尔诺，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布尔诺是摩拉维亚的首府，原来

属于奥匈帝国，现在则归入了捷克的版图，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顺便说一下，米兰·昆德拉对穆齐尔的作品推崇备至，他认为，从历史进程上来看，穆齐尔是推动20世纪小说出现伟大转折的关键人物。1903年，二十三岁的穆齐尔进入德国的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并于190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他所学的专业内容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两个信息：第一，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之间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界；第二，心理学在当时作为一个时髦的新兴学科，已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我们知道，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胡塞尔本人以及他的弟子海德格尔，他们的哲学研究一开始就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关于心理学的讨论更是随处可见。

穆齐尔早期的两部小说《学生特尔莱斯的迷惘》和《结合》，同时出版于1906年。《学生特尔莱斯的迷惘》在当年寂寂无名，可是如今已被公认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影响非常大。这个作品所呈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危机，令人印象深刻，已经昭示出穆齐尔日后对于道德、理性和自我意识三者关系进行持续思考的重要特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穆齐尔奔赴意大利前线作战。据说他在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并受到嘉奖。在战争结束后的近二十年中，穆齐尔出版过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比如剧本《醉心的人们》和小说集《三个女人》等，他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计划之中——起先，穆齐尔为自己将来的创作草拟了一个包含二十余部小说的系列大纲，后来又将这二十多部作品的构思归并到了同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之中。这部最终未能完成的卷帙浩繁的长河之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没有个性的人》。

1938年，希特勒攻占了奥地利，穆齐尔被迫流亡瑞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很多文学研究者看来，穆齐尔的文学成就和贡献，在他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这绝不意味着穆齐尔在当时的欧洲完全默默无闻。事实上，《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于1930年问世时，德国和奥地利都对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在当代德语小说中，《没有个性的人》毫无疑问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并预言它将在未来获得崇高的声誉。另外，穆齐尔在世时，一个由出版商和众多追随者成立的团体(名称就叫“穆齐尔协会”)一直在为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说，穆齐尔是一位在世时就拥有了固定粉丝群的作家，尽管人数可能不多。《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问世后带来的反响，甚至一度让穆齐尔产生了即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幻觉。我想说的是，穆齐尔在一战后的奥地利其实过得并不差。他的生活真正陷入困顿，是从1938年被迫移居瑞士开始的。穆齐尔在瑞士的最后四年过得很不顺心，他本人也很不喜欢瑞士这个地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穆齐尔的作品在奥地利和德国同时遭禁，从而使他丧失了版权收益，后来不得不依靠救济艰难度日。1942年，在剧烈地跳了一阵蹦床之后，穆齐尔患中风，不幸去世。他的骨灰被撒入了日内瓦附近的森林。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穆齐尔求学时主修的是工程学、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一开始，他对文学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根据南非作家库切的记述，穆齐尔最初对文学和音乐的涉猎，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人文教养，完全没有将文学写作作为终身志业的意图。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他很快就成了马拉美、梅特林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徒。而在哲学上，他所服膺的大师包括康德、尼采和叔本华。穆齐尔对于尼采的迷恋，我们可以从《没有个性的人》中克拉丽瑟这个人物身上看出一些端倪——穆齐尔对克拉丽瑟的形象设定就是一个尼采迷，一个崇拜超人的神秘主义者。当然，穆齐尔的知识面，远非上述学科领域所能囊括。如果我们将《没有个性的人》中涉及的知识门类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所有文化领域的知识，包括宗教、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博物学、文学、历史、社会学等等，无不尽皆纳入其中。也许只有一个概念可以涵盖他笔下林林总总、光怪陆离的描述对象，这个概念就是“一切”。在穆齐尔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歌德那种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细加参详的雄心。

有同学向我抱怨说，《没有个性的人》根本读不下去。还有的人硬着头皮读了前20页，就决定放弃了。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是难懂、晦涩。按照我的经验，如果你耐着性子认真读完它的前200页，一切就会变得容易起来。

森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慷慨



中信出版社·鹦鹉螺
苏珊娜·西马德 著 胡小锐 译
《森林之歌》
2022年6月

内容简介

2018年至2020年，格非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小说叙事研究”课上，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小说家里精选出三个案例，讨论一百多年来社会、历史和文化观念的变革。在课程录音与讲义的基础上，整理成这卷珍贵的文学讲稿。本书所选的三位小说家，皆是由传统自然过渡到现代文明的居间者。格非条分缕析其作品，尝试对乡村文明衰落或城市化兴起引发的问题，作出理性回答。

作者简介

格非

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中国当代作家，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月落荒寺》等，中短篇小说《褐色鸟群》《迷舟》《相遇》等；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雪隐鹭鹭：(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博尔赫斯的面孔》等。

作者简介

苏珊娜·西马德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林学系教授，几十年来她的相关研究影响和启发了很多人，为许多作品提供灵感，比如《阿凡达》里的灵魂之树；2019年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树语》正是以她为原型，塑造了植物学家帕特丽夏·韦斯特福特。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讲述“树网之母”传奇人生和开创性研究的回忆录，融传记、励志、科普属性为一体。

我们家世代以伐木为生。靠着这个不起眼的行当，我们生存了下来。这是祖辈留给我的遗产。我也砍过不少树木。但是，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会死亡、腐烂。新的生命不断诞生，与此同时，原有的生命不断走向死亡。这种螺旋式生命历程也让我学会了播种育苗和照料幼树，使我成为森林中这个循环过程的一部分。而森林本身则参与了一些更大的循环，包括土壤形成、物种迁移和海洋环流等。这里有洁净的空气、纯净的水和美味的食物。在自然的交换中，有一种不可或缺的智慧：在平静中达成一致、追求平衡。

森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慷慨。为了解开森林之谜，以及了解它们与大地、水和水之间的联系，我踏上了科研这条道路。我注视着森林，倾听着它的声音。我跟随好奇心的引导，听家人和身边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向专家学者们求教。在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的同时，我按部就班地把我所有的一切投入拯救自然世界的调查研究。

我很幸运地成为第一批进入伐木行业的新一代女性，但我没有看到小时候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而是看到了大片大片被砍伐得光秃秃的土地。大自然的复杂性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将长期存在的严酷环境。大树被砍伐一空，留下的一些脆弱的小树，以及看上去严重偏离方向的产业秩序。伐木业已经向多叶植物、阔叶树和各种昆虫宣战，他们认为生态系统的这些部分是经济作物的竞争对手和寄生虫，但我发现在地球修复过程中它们必不可少。整个森林(对于我个人和我心目中的宇宙来说至关重要)都在遭受这种破坏，也正因此如此，世间万物都遭受了苦难。

为了弄清楚我们到底在哪里走错了，为了解开在没有遭到人类粗暴干涉时地球可以自我修复(面对我的祖辈有节制地砍伐，土地已经表现出了这种能力)的谜团，我开始了科学探索工作。随着研究变得深入，我惊奇地发现，我的研究与我个人生活的步调越来越一致，就像我正在研究的生态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一样，两者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

树木很快暴露出惊人的秘密。我发现它们通过地下管道系统的连接，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它们通过自古就有、我们现在再也无法否认其存在的复杂机制和智慧，相互感知、连接并建立联系。我进行过数百次实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发现。通过这些探索活动，我发现树与树之间的交流，以及构成森林社会的各种关系，可以带给我们某些启迪。最初取得的证据极具争议性，但现在人们都知道，这是一门通过了同行评审、发表了大量成果的严谨科学。它不是童话故事，不是奇幻飞行，不是神奇的独角兽，也不是好莱坞电影中的虚构故事。

这些发现对许多威胁到森林生存的管理措施(尤其是在自然界很难适应全球变暖的情况下)提出了质疑。